



李劫人選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劫人選集

第二卷 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作者在
菱窠同孙儿、外孙女合影

「船是去年才有的，就是這艘前邊……你看，小舟像甚麼？那大圓室以下那些大輪船比……由舟人說，在中州，

水面上迎着船船駛下五六隻木船。一隻好係是舟人引回籍茅蓬船。一船兒前邊吹哨，它仍翻轉了舵，滾出

小徑的中心。同時有四五隻木船上白帆的船兒，那船兒係上水木船，我手邊用着這兒。一箇又一箇步地停着

岸所不至。——每朝外地都過着一條細細的，許多船隻停候的人，在控控終足的小徑上，把着船隻的竿一收，以當吃才地

把它……

同若道北那些上下次的木船，皆了一眼。甚比可教予同聲應，尤能到到日去西岸時，代成都到空島初是這付未

能，在重慶到，這是一隻數大的空船，船工攪夾，舵手來物比者由者受船尾。但又在船收五球在邊者吃處時，我手多了

來，精明的人先向色如土，不但金着設苦救難觀也者甚茂。不圖數年之後的今天，川江隻才僅僅有了一隻用槳子何

動，不怕風險，不怕水險，前由船狀，不由船知長改一聲。

二十世紀的新時代，我們川江還有這應多的木船在行駛，怎不叫東方的文明國家笑我們是……

……

……

……

……

……

……

……

……

……

……

作者重寫《大波》第一部手迹

我社出版
以下选集

郭沫若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劫人选集

周文选集

陈翔鹤选集

邵子南选集

林如稷选集

罗淑选集

李劫人 选集

第 一 卷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

第 二 卷

上册《大波》第一部

中册《大波》第二部

下册《大波》第三四部

第 三 卷

《天魔舞》

第 四 卷

《同情》《天要亮了》

《好人家》等

第 五 卷

散文和其他

目 次

大波·第一部

第一章	在蜀通轮船上·····	3
第二章	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33
第三章	事情是怎么搞出来的·····	63
第四章	茶话·····	107
第五章	欢送会·····	161
第六章	流风·····	207
第七章	有了一点消息·····	249
第八章	短兵相接·····	283
第九章	这才叫作风潮·····	314
第十章	第一个浪头·····	351
第十一章	激荡·····	387
第十二章	轩然大波·····	429

大波·第二部

第一章	流血前后	475
第二章	同志军——学生军	524
第三章	又是一盘棋	635
第四章	象鸱鸢一样的人	674
第五章	城乡之间	705
第六章	新的冲突面	747
第七章	变	811
第八章	“悲欢离合一杯酒”	858
	“大波”第二部书后	951

大波·第三部

第一章	意外	959
第二章	端方来了	1007
第三章	如此英雄，如此好汉	1046
第四章	在汇为洪流的道路上	1098
第五章	重庆在反正前后	1185
第六章	举棋不定	1233
第七章	垂死时候的勾心斗角	1264
第八章	奇离的独立条件	1318
第九章	成都也独立了	1367

第十章 端方的下梢头·····	1408
“大波”第三部书后·····	1439
大波·第四部	
第一章 不平静的日子·····	1447
第二章 山雨欲来时候·····	1491
第三章 难忘的一天——十月十八日·····	1550
第四章 “启发”以后·····	1596
后 记 ·····	1632

大 波

第 一 部

第一章 在蜀通轮船上

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激，丢一件浮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

机器仓、煤仓占了轮船本身一多半。机器的轰隆声特别大。火仓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嚓嚓地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轮船不同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而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两部。舵也一样，主舵外还有两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

轮船具备了这种非凡力量，才能够同那一泻千里、连屋大石头都能冲走的激流争个进退。它那刀刃般的尖船头斫进直冲下来的大浪，把浪劈成两片，让它怒吼着从船舷溜到船尾，汇合上被推进器搅将起来象野兽打滚的浪花，吵吵闹闹，一翻一滚，分向两边悬崖脚下碰去。

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即是从那个英国籍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水手。一百多位旅客，则全部挤在用钢绳绞绑在轮船左舷的另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仓船中间。

仓船的空间虽然尽量利用了，但头等客人到底在船头仓面上有一间不大的餐室。其中，摆有两张小小的方桌，十六张小小的骨牌凳。使人感到新奇而不同于一般餐室的，除了雪白浅绿两种油漆色彩外，还由于靠壁一具完全不是中国人家所有的食具橱，和食具橱上方所悬的一面金漆框子的玻砖镜。

名字叫餐室，其实除了每天三餐外，客人们几乎是不离开它的。两张小方桌也不空，除了用来吃饭外，还供给八个至十个旅客打麻雀牌。打麻雀牌的虽然额定每桌四个人，顶多还容许两个挨着轮子做梦的人，但这是一种流行的赌博，比什么纸牌都大方，比牌九、红黑宝又艺术些，但凡号称上等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全爱好它，每逢一张牌桌旁边，总有几个看打牌的人和爱出主意的人。

头等旅客当中始终不打牌，偶尔在旁边看看也不感生兴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周宏道。

周宏道自从蜀通离开宜昌以后，就有时松松地穿着一件条纹和服，站在仓船上接近船头的栏杆边，眺望着两岸壁立入江的山峡，一面赞叹着山水雄奇，一面说道：“在这样地方来开山凿洞，修建一条铁路，真不容易呀！”

有些崖壁，从下望上去，好象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但看得见竟然有那么多光着上身、露出红得发黑的皮肤的人，趴在上面打石头，轮船经过时，不少的人放下手上东西，冲着轮船喊些什么。江风很大，把喊声吹得断断续续，没法听清楚。

“不是么？所以连詹天佑总工程师都说工程太难了。”
宜昌铁路局一位办笔墨事情的尹希贤委员回答说。

“我们在东京时就料想到这种难工了。我们一直主张先修重庆到成都的铁路，就因为东大路平坦得多，费不了好多时候，钱也花得少些，股东们早一天看见铁路火车，再叫出钱也容易啦。”

尹委员抱着一根水烟袋。由于风大，吹不燃纸捻，只好把纸捻的火头凑在烟斗上，强勉啜了两袋；一面注意挖着烟丝道：“这是老话了。……如其材料好运的话，……我们也赞成的，……李总理就说过，哪个不想先从容易地方着手呢？”

“有了轮船，还不好运材料么？”

“轮船是去年才有的，就是这条蜀通。……你看，小得象什么！哪能同宜昌以下那些大轮船比！……内行人说，不中用，铁路上的材料不是钢便是铁，又大又重，这种轮船运不了。”

水面上迎着轮船驶下五六只大木船。只一只好像是专门载人的四仓茅篷船，一听见蜀通的汽哨，它们都掉了舵，让

出水经的中心。同时看得出木船上人们的脸色是那么惊异，那么紧张。上水木船，几乎随时看得见。一溜串一溜串地傍着崖脚在走。——无例外地都凭着一根细竹篙，许多精赤条条的人在仅能容足的小径上，挽着竹篙的另一头，非常吃力地把它拉着走。

周宏道把那些上下水的木船瞥了一眼。想起前几年同苏星煌、尤铁民到日本去留学时，从成都到宜昌就是趁的木船。在重庆换的，还是一只挺大的盐船，舵工桡夫，说起来都比普通客货船强。但是在崆岭峡三珠石遇着风暴时候，几乎出了大事，精干的舵工首先面色如土，不住念着救苦救难观音菩萨。不图数年之后的今天，川江里才仅仅有了一只用机器行动、不怕风险、不怕水险的蜀通轮船，不由浩然长叹一声：

“二十世纪维新时代，我们川江还有这么多的木船在行驶，怎不叫东西洋文明国家笑我们是顽固守旧的老大帝国哩！要是这条川汉铁路赶快修起了，……”

啪！肩头上着人一拍。同时一个半川腔半京腔，听起来不大顺耳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在说：“怎吗！宏道老兄又在拟具什么地方自治条陈么？”

当然这是老朋友葛寰中啦。还一定是和了三番下来做梦，才这么高兴。

其实葛寰中并非此刻因为和了三番才高兴，他自从涪州卸任，过班知府，到北京引见，在吏部——也就是两个月之后新官制颁布、改名的民政部，领到执照，并花了一笔不小

的钻营费，钻得一封振贝子的八行，盘算回川之后，就不署缺，也可得到一桩闲差事。他近年以来，官运亨通，无往不利，倒是随时随地都在兴高采烈。也由于兴高采烈，所以他在汉口张美之巷泰安栈房里一头碰见多年不见面的周宏道，才忘记自己业经是四品黄堂加捐了二品顶戴的大人。而周宏道哩，虽然从日本留学回来，经邵明叔聘为绅班法政学堂教习，说起来是清品，但到底是一个没发变的教书匠。是别人，不过一揖之后，立谈数语，问问近况，借个故拱手告别，以后碰见了，点点头，也算尽了情谊。但他、葛寰中，就不这样势利。依然象在成都、象在东京碰头时候一样，一揖之后，便拉着手说个不了；不但拉去吃了两次馆子，还坚约结伴同行；还拨了一名跟班服侍他，给他打洗脸水，打被盖卷，提衣箱，提网篮，一路上使周宏道减少许多麻烦。

葛寰中只管脱略，只管不拘形迹，只管不拿官架子，但是也只有周宏道把他当成一个平常朋友，不是喊他寰中，就是称他老葛；其他的人，到底懂得一些官场规矩，尤其是县丞前程的尹希贤尹委员。

尹委员回头看见是葛寰中在说话，连忙弹下两手，把水烟袋尽量向屁股后面藏去。同时，侧过半边身子，在没有血华而又瘦削的脸上摆出一副笑容道：“太尊请站这里。又风凉，又好看风景。”

“都说三峡风景好，我却看腻了。……那里是什么？……哦！工人们！是在修铁路吗？”

“是的，是在修铁路，修铁路路基。”

“真是险工呀！”

“是的，太尊明鉴。”

“我在宜昌听见你们李总理说，路基打了不到一百里，钱已用了几百万两。若是打到夔府，现在筹集的一千几百万两便光了。将来铺铁路，买火车，用钱的地方尚多，这钱又从哪里来呢？”

尹委员官职太小，他怎配答应这种问题。好在葛太尊并不一定要他回答，他已经向他的老朋友周宏道说开了。

“我在北京时，几位同乡京官要递公呈，特特来找我出个名字。我当时颇费踌躇：若是为我个人名誉计，倒乐得出个名字。因为领衔反对盛杏荪铁路国有政策的，恰就是前年奏参庆亲王的四海传名御史荣县翰林赵尧生。这人，又是我的老上司周孝怀的老师，要讲渊源，认他做太老师也该的，然而从国家的体统上着想：盛杏荪是邮传部大臣，也就是旧官制的各部尚书中的一位。外面各省的总督、巡抚，转到京官，便是尚书、侍郎，也就是新官制的大臣、副大臣。赵尧生以御史资格，揭参他，反对他，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御史就是言官，品级虽然不高，外放出来大也不过道台，寻常只是知府。可是我这个出钱捐的过班候补知府，既无言责，而竟出名反对部大臣，那成什么体统呢？这是一。那时，我已想到：川汉铁路自从光绪二十九年锡清弼制军奏准划归商办，光绪三十年又奏准随粮附加亩捐作为路款以来，